

# 爱情的最后一夜 战争的最初一夜



卡米尔·彼特雷斯库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47.427.4  
52-010.10

# 爱情的最后一夜 战争的最初一夜

〔罗马尼亚〕卡米尔·彼特雷斯库著

非琴 谢纪青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Камил Петреску  
ПОСЛЕДНЯЯ НОЧЬ ЛЮБВИ,  
ПЕРВАЯ НОЧЬ ВОЙНЫ

根据Избра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79年版译出

爱情的最后一夜

战争的最初一夜

(罗马尼亚)卡米尔·彼特雷斯库 著

非 琴 谢纪青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52,0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9,000册

书号：10188·507 定价：1.35元

#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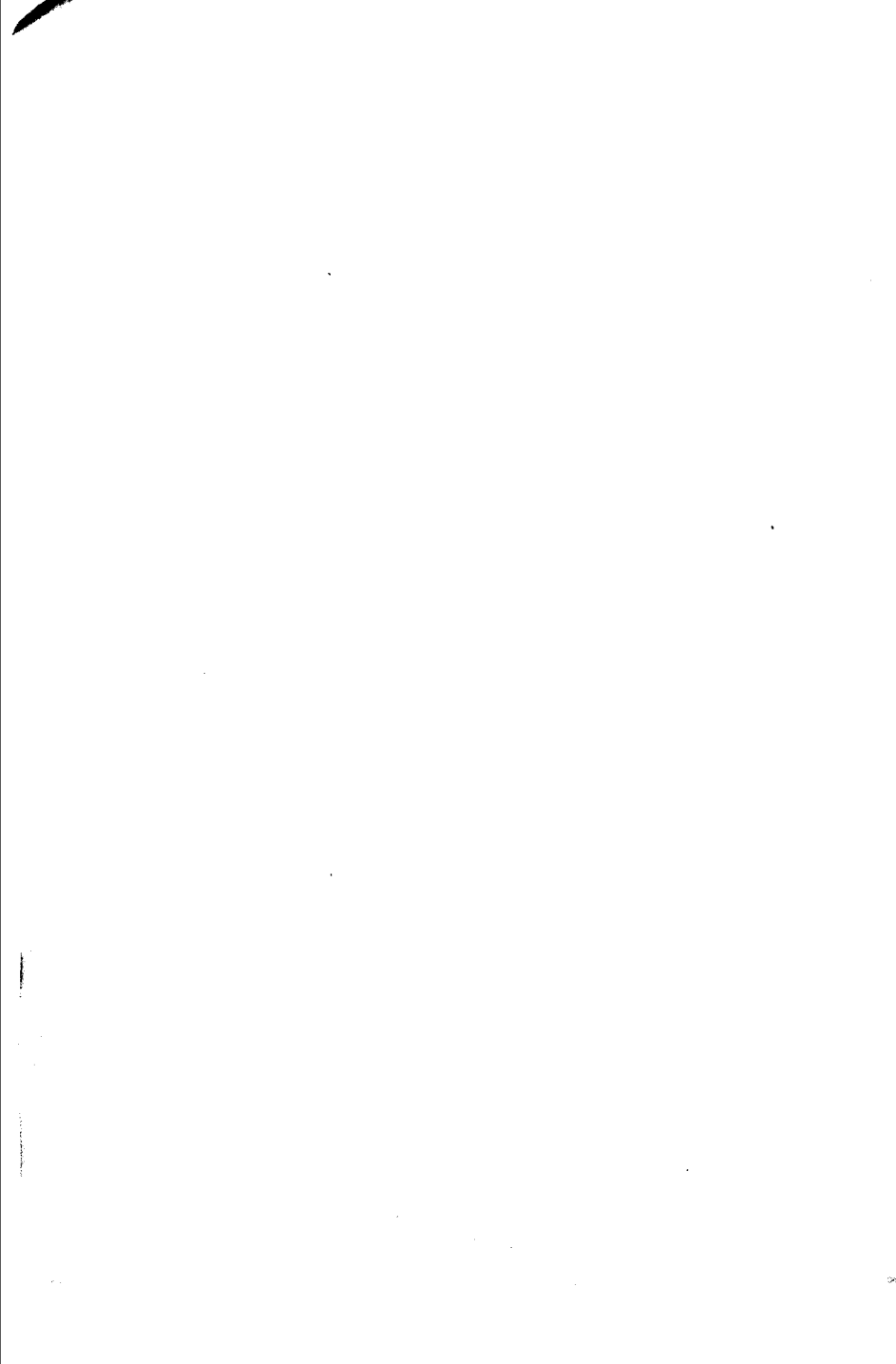
## 第 一 部

比亚特拉·科拉尤鲁伊山，在群山中·····	3
一份遗嘱引起的风波·····	18
这也是哲学·····	72
这件天蓝色的连衣裙·····	126
在两面镜子之间·····	151
爱情的最后一夜·····	191

## 第 二 部

战争的最初一夜·····	257
来自沃尔康的黑皮肤姑娘·····	297
奥尔特河上的事件·····	304
科哈里马前方哨所·····	318
大地掩埋了我们·····	353
WER KANN RUMÄNIEN RETTEN? ·····	386
可疑的公报·····	424
后记·····	441

# 第一部



## 比亚特拉·科拉尤鲁伊山，在群山中

一九一六年春天，我刚被提升为少尉，第一次应征到首都的步兵团去参加军事集训，在布什坚和普列德亚尔之间的普拉霍瓦河谷修筑工事。我们把那些象排水沟似的、不起作用的战壕称做壕沟，这些壕沟有的地方用树枝和树叶掩蔽着，用手掌高的堤埂来加强防御，掩护着约十公里长的前线。

壕沟前面有几排拉紧的铁丝网和“陷阱”，想必是用来加固我们的防御工事。东一段西一段分散开的壕沟总共不到一公里长，它们是准备用来“控制公路”的，这条公路环绕着一座小山。只要有十头吉卜赛人的猪，只消半天时间就能用它们的硬嘴将普拉霍瓦河谷中的这些防御工事、铁丝网和“陷阱”完全拱掉，这些“陷阱”有点象孩子们在沙土里挖的坑，只是在“陷阱”的底部插着一些削尖的粗棍作为木桩。根据一九一六年罗马尼亚参谋本部的估计——恰好是在凡尔登战役期间，——敌人在发动进攻时，由于疏忽大意，必然会掉进这些“陷阱”里，不是被木桩刺伤脚踵，就是被刺伤背部。于是全国：国会、政党和

报刊都怀着敬意谈论着“设防的普拉霍瓦河谷”。为了不致从火车车窗内看到这些秘密防御工事，车厢里经常拉下窗帘，没有窗帘的玻璃上涂上了白漆，从西纳伊开始，每辆车厢的通道都有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哨兵站岗。<sup>①</sup>

五月十日我被调到国境线上，在迪姆鲍乔尔河上游的山地里驻扎了一年多的二十团，仍然是修筑防御工事。这里也是做那些小游戏：几百米玩具似的壕沟要用来显示战无不胜的罗马尼亚军队的战术原则。我们营的任务是掩护沿国境线十至十五公里的前线，右起德茹瓦尔海关，左至比亚特拉·科拉尤鲁伊山顶上白石砌成的大礼拜堂。我们在大约三百米长(但没有陷阱)、长满青草的一块平坦地段，就在作为我们食堂的小房子和营长住的房屋中间掘沟“设防”。当然，要是有什么粗心大意的笨蛋“为了研究”我们的防御工事，偶然误入这里，那他马上就会遭到逮捕，可能会被当作奸细枪决。

实际上我们是在一块较宽阔的林中草地上进行训练，来度过我们的时光：这是英勇的交战，和布加勒斯特、奥鲍列城郊的孩子们的游戏没有什么不同，那时孩子们分别扮成“土耳其人”和“罗马尼亚人”，呼喊着想向对方扑

---

<sup>①</sup> 经查明证实，在后来普列德亚尔地带发生的战斗中，没有一个连长想到过在这些壕沟里设防固守，因为这些壕沟就象波将金假造的那些村庄的可笑的模仿品。况且德国人认为没有必要在可能遭到射击的公路上前进，而是穿过黑暗的丛林和黄绿色的牧场去占领丘陵……——作者注



去。我很清楚地知道，就在这时候，国会发出庄严的保证性的声明：“我们已经作好了准备”，在两年中立的时间里，“装备已达到应有的水平”，著名的活动家负责地断言，我们“连最后一粒钮扣，最后一颗子弹都已准备好”，“我们的军事科学保证能攻克任何一个被认为攻打不下的阵地”。

也许，我的同事们并不认为，军队里的这种休假是很不愉快的。因为他们有些规规矩矩、服从周围环境的人。在低矮的军官食堂里我们大家总是说说笑笑地拖长吃午饭和晚饭的时间。大家吃完了小酒店里准备的饭菜之后，就从容不迫地谈着恼人的延长了的集训，谈论团指挥部里的倾轧，和以后写家信时要告诉家里的做腌菜和红甜菜汤的最好方法。那些每天都看报的人，碰到有可能以最新消息来露一手的时候，就谈论有关政党的问题，但这种时间是难得的。

但是，这种集训使我陷于绝望的苦境。傍晚时在食堂里往往一句偶然的话就足以使我感到极端不安，触动我那已止住的疼痛。有时一次空洞的谈话中，一句十分可怕的话刹那间会掀起内心的波澜，犹如几十个七七个字母的组合中，只有一个能打开暗锁。因此，我度过了许多漫长的、痛苦的不眠之夜。

但是，说实话，那个夜晚造成我极度激动的原因，与其说是那种听起来不单是暗示，而且是直接触犯了我和起了特别恶毒作用的激烈争论，不如说是我原试图请求

营长允许我到凯姆普隆格去，但遭到拒绝的那件事。

我们的食堂是个比牧人农舍稍许大些的小房子，它耸立在山上，比其他罗马尼亚的小山村更高一些。在粉刷成白色的小屋里靠墙放着两张狭窄的床铺，上面铺着破旧的毯子；现在这两张床被我们当作凳子用了。煤油灯射出微微发黄的光，那光的颜色就象大玻璃茶杯里的酒那样苍白。桌子象在大路上开设的酒店里的一样，当然是用云杉木做成的，上面铺着手工织的粗麻桌布。因为每个军官从家里带来的餐具都是较差的，他们觉得“反正是要丢掉的”，所以在我们桌上引人注目地陈列着各种各样的碟子、玻璃杯和刀子，仿佛是从旧货商店弄来的。掩护营的十四个军官聚集在这里等着喝咖啡，不去注意那浓厚的烟雾，仍在继续方才的争论，这场争论从吃完晚饭，读了从军需处拿来的报纸以后就开始了。

讨论的是最普通的事情，争论的是一般文学、艺术、政治、军事或宗教方面的某个问题，在商场、饭店、火车上、牙医的候诊室和一些爱“发表自己意见”的人那里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争论，那些爱发表意见的人往往以为自己的意见象昆虫会作茧那样正确无误。

这次热烈的议论是由一件诉讼案引起的，案件由布加勒斯特一个有陪审的法庭审理的，审理的结果宣告被告无罪。丈夫是个属于所谓上层社会的人，他杀死了不忠实的妻子，因此被认为无罪。

营长季米乌大尉，从外表看来是个典型的特兰西瓦

尼亚人，虽然他根本不是出生于那些地区。他长得矮小，但很强壮，留着淡黄色的小胡子，好象铁路工作人员制帽上的帽徽，只是大些，他坚决赞成法庭的判决。

“妻子应当有做妻子的样子，房子应当有房子的样子，先生们。如果她心里想着旁的事，那就不要嫁人。家里有孩子，有许多不痛快的事，你象条狗似地干活，倒让她随心所欲、胡作非为吗？那可不行……我要是陪审员，也要宣告他无罪。”

季米乌大尉是个随大流的人。他在军衔提升方面耽搁了；但他是个俭省的人，从不让自己在他这个年龄戴年轻的大尉们所戴的那种柔软扁平的法兰西式军帽，而仍然忠于“卡洛尔一世国王”<sup>①</sup>的老式样，戴那种高高的军帽，硬得象个硬纸板似的（其实它就是用硬纸板做成的），只是后面有皱褶。

更为奇怪的是，科拉布大尉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他是一个受过德国式训练、年轻而严肃的军官，是个坚定的正义的捍卫者，“团里可怕的人”。那天晚上他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他象往常一样，用尖锐、简短的句子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然而过去谁会想到他竟是个爱情的卫士呢？

“你有什么权利打死一个不再爱你的女人？和她分手就完了。爱情之所以美好，就在于不受强制。这才是真诚的爱。绝不能用暴力来强迫人家爱自己。”

---

<sup>①</sup> 卡洛尔一世(1839—1914): 1881—1914年的罗马尼亚国王。

弗洛罗尤大尉是个瘦弱的矮个子，长着一头浅黄色的头发，一张无血色的、老年人的面孔，他也支持这种意见。

“要强制一个女人的心，能那么残酷吗？爱情的权利是神圣的，先生……是的，是的……”他拖长声音说了两个“是的”，同时忧郁地摇摇头。“我说的是……在任何情况下……要准许妇女寻找自己的幸福。”

其他所有的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岁数的军官，虽然没有参加军衔高的那些人的争论，但也是同意这种意见的。

但是，我却也想插两句话。争论者们粗浅的意见引起了神经质般的嘲笑，因为这些意见更加剧了我心中早已积累的愤恨，就象廉价杂志上的插图里的红颜色越出黑色的轮廓。但我说话的声音太低，他们并没有听到，我刚开始说话，就被充满了热情而自信的高声议论打断了。

为了公正起见，应该指出，不仅在旅馆、火车和饭店里是这样议论的，而且在文学作品和剧本里也是如此。不只是小说，而且过去风行一时的所谓街头剧都在宣传“爱的权利”，这和过去高呼：“杀死她！”的戏剧相比，似乎是新颖的、革命的。那时一位法国年轻剧作家的剧本在世界各地上演，获得了特大的成功，其中那些富有激情、“富有诗意”、善于辞令、披头散发、裸露着双肩的女主人公们，在奢华的布景和道具中间，在音乐的伴奏下寻找“幸

福”，遇到任何情况也不停步。各国首都的太太们都流下了眼泪，她们痛苦地体会到那些粗鲁的丈夫们——失去感受崇高的美妙的爱情能力的男主人公们——的愚昧无知。

既然戏剧——首先是借助负有创造“生活幻想”这一使命的对话——担负着确切地描写公众及其谈话的任务，而从观众方面来说，他们又从舞台上学到了现成的句子和公式，于是在我按类推的方法称之为思想沟通的原则基础上，产生了作者和观众之间的真正的无差别状态。

“先生们，我不知道，”季米乌大尉没有离开桌子，谦虚地议论道。“我觉得妻子不能随心所欲，胡作非为……因为这有损于丈夫的名誉。”他说完，便把自己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餐巾递给了勤务兵。

我同情地朝大尉微微一笑，这是因为我认为他是正确的，也因为需要获得他的好感。我顺从地等待时机，以便得到他的恩赐。

“大尉先生，”弗洛罗尤大尉用这个称呼是因为他得到大尉军衔要比营长晚些，“请您谈谈，难道您认为杀死一个宣布不爱您的女人是可以容许的吗？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但是我会宣告杀掉妻子的人是无愧的，因为她抛弃了丈夫和孩子。”

我又阿谀地笑了笑，表示赞同。我明白，我想讨好长

官的意图会激怒其他的军官。前一天我自告奋勇带领自己一排人去完成别人不能胜任的工兵作业，我的这个提议使他们感到厌恶。这点我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又毫无办法。

我觉得好象适当的机会已经来了，于是，一面玩弄着刀叉，以免流露出极端激动的心情，一面断断续续地低声重复着自己的请求：

“大尉先生……您知道……我向您请求过……我要去凯姆普隆格。明天晚上我必须到达那里……今天我在这里的公事都办妥……”

这些含糊不清、犹豫不决的话说得颠三倒四，好似孩子们做游戏时抛出的纸做的小飞机，在屋里飞来飞去。

大尉用不满和气忿的神态对我说：

“少尉先生，”他加重说出“先生”两字。“我已经不止一次，而是上百次向您说过，不行。不行，就是不行。这不是由我一个人决定的。”

我的脸色发白，可怜地笑了笑，好象是由于忍受了如此强烈的申斥而请求他原谅似的。

但是过了几分钟，我心中充满了一种痛苦的、反对一切的无法理解的愤怒。我听到的这些废话突然间就象烧灼的伤口，被撕裂的皮肤那样使人难以忍受。我只是等待发泄愤怒的机会，寻找借口、一句话或一个手势，以便象扔出去的手榴弹那样爆炸。挫折总是使我极端不安，以致我接二连三地犯错误，好似想捞回本钱的玩轮盘赌的

人，老是下错赌注；开始有两三次是押在红色上，后来恰恰是在黑色再也不出来的时候，转押黑色，随后又转押红色，就这样顽强地、没完没了地赌下去。我能够特别冷静地对付特殊情况，同时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对我来说却会成为一场真正的大灾难。

我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站在不幸的边沿，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军事法庭也和军事条令一样无情，可以做出与过失完全不符的判决：例如，因为打了上级军官一记耳光被判二十年苦役。但同时我感觉到，我无法控制自己，我仿佛沿着斜坡摇摇晃晃，正在向深渊滑下去。

“科拉布，您听着，”季米乌大尉接着说。“这就是我对您说的意见。您问：‘我怎么能允许？……这怎么行？’他转过身来，可能是在寻找我刚才对他表示的那种赞许，可是碰到的只有我冰冷的目光。“归根到底，难道不是这样么？她抛弃了家、孩子……对您说：‘最尊敬的奥列乌阿尔，’可是你就不打断她的腿？还要客气地说：‘夫人，祝您万事如意’吗？”

“大尉先生，”科拉布提升大尉不仅比季米乌要晚得多，而且又是他的下级。“我再请问您：您承认不承认强制的爱情？如果有个女人说：‘我不再爱你了，咱们分手吧’，您能回答她：‘你注定要跟我呆一辈子，你没有权利离婚。’是吗？”

“嗯，如果问题是照章办理离婚，那么，当然是另外

一回事……我谈的不是离婚，我谈的是背叛丈夫的女人。”

这时我用刺耳的、几乎象口哨般的声音插话。我的那种神经质和脸上的表情使得大家都把头回过来。

“不，不是这样。”

现在，当大家都惊奇地望着我时，我稍稍放低声音，但故意嘲弄似地接下去说：

“你们的争论是幼稚和粗浅的。你们一点也不懂得爱情的心理学。你们引用的都是千篇一律的资料。”

如果我以发表意见的形式说出上面的话，可能，在座的人是会接受的，可是在我的语调里，在我强调使用的新名词里，听得出来是含有嘲讽和蔑视的语气。所以大家都非常惊讶地望着我，我这种有失军人体面的越轨行为使他们感到不知所措。科拉布大尉感到气愤，但是克制住了，他流露出法院人员严肃而刻薄的神态对我说：

“怎么样，先生，如果女人说：‘我不想再要你了，’您对她说：‘不行，你应该要？’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只是偶然的结合，是的，她有权这样说：‘我不想再要了。’但是爱情——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们不懂得，它是什么，只是把批发来的东西再成批卖出去：‘我是怎么买的，就怎么卖’，把这当作你们的意见，那么你们可以一辈子争论下去，毫无结果。”我轻蔑地看着他，补充说：“最好你们还是议论你们懂得的事情吧。”

大家都颤抖了一下，茫然失措地呆住了，仿佛看见一



条蜷成一团的蛇从天花板跌落在桌上的杯碟之间。我的攻击对待这些通常在饭后闲谈的人们是不适当的、粗暴的、不公正的，但在我心中早已发酵的毒汁必须吐出来，我猛一下子站起来，在一片慌乱中傲慢地向门口走去，如同离开正开得紧张的会议。

我已经走到门边，科拉布大尉嘶哑的、可怕的声音，象一把刀刺进我的心里。

“格奥尔基吉乌少尉……”

就在这时我听到碟子的清脆响声，椅子也倒了下来，我明白，科拉布大尉已疯狂地跳到了屋子中间。

刹那间我呆住了，仍然背朝着人们站着，心想：“糟了。”这个想法既简单又平静，如同医生确诊得了癌症一样，我知道有一次大尉打了一个军官。

我全身猛地向后一转，并向屋子的深处走了一步。科拉布大尉比我结实有力得多，他正站在那儿等着我，但看见我攥着拳头，准备回击，便举着一只手楞住了。我感到我的脸色发白，全身都在紧张地等待着，但仍保持着死人一般的平静。房间里一阵颤栗，似乎大家都停止了呼吸，大尉碰到了我的目光，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大概他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死神，月球空间里那种没有生命的现象。大家都了解，我是要回击的，然后我再把自己打死。还没有任何人敢抬起手来打过我，我想，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在我的一生中，有两次达到了这样的境地。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一只哈巴狗险些把我撕个稀烂，它向我扑来，但